張橫渠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橫渠集

(一)

張載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道以居正爲大。學以盡心爲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極於知性知天。則心無由盡。正大之情無從可見。而道於是乎晦矣。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濂、洛、關、閩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書俱在。可考而知也。橫渠張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於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昆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閒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以爲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以爲常。而動靜虛實之機。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畢具乎此。而巨細精麤。亦莫不貫其正且大爲何如哉。夫道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窮理好學。則無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盡其心。或牿於見聞之狹。或鶩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也何有。余竊懼焉。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焉。雖然。其末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者也。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胷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

河漢其言。而逡巡退卻也。且無張子晝爲宵得息養瞬存功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究研。庶幾有得也。噫。學者於此。不一盡其心。而徒汲汲於華靡之詞。以博世資。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語道也哉。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焉。銖銖而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彙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滔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大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䘏。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合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橫渠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卷之三
正蒙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卷之四
正蒙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五
經學理窟

周禮
詩書
宗法
卷之六
經學理窟
禮樂
氣質
卷之七
經學理窟
義理
學大原上
卷之八
經學理窟
學大原下
自道

卷之九
經學理窟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十
語錄鈔
卷之十一
文集鈔
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二程書拾遺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一

西銘 朱子註釋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

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

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閒。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

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

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二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說也。無大可過。無細可遺。聖人復起。無以閒乎斯言矣。

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有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花葉爾。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朱子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閒。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閒一切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蓋以其思慮考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槩可見矣。

按正蒙所說道理。如太和、參兩、天道、神化等篇皆不出周子太極圖範圍之中。苟熟通太極以意會之。則正蒙精奧無不了然心目。渙然冰釋矣。若猶未也。冥漠之中。總無頭緒可尋。竅籥可通。徒執其言語。附會解說。未免河漢也。蓋天地間道理。一而已矣。雖立言各有不同。其旨歸究竟一大。是當時立言之過。而意則實說道體。其理未嘗非也。今經說破。善會之究耳。世間道理。雖極精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已斷之矣。正蒙篇天地萬物之理。亦只摹擬這兩句道理。別無他巧。

太和篇第一

人物賦受之理。此篇論陰陽運化

大和所謂道。易曰。保合太和。太和本屬氣。分繼言所謂道。道即理也。似言氣中之理。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此即太極本具。有陰陽之理也。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氣則載理而出者也。其來也幾微易簡。是繼之者。善時事。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成之者。性時事。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引易以申明易簡。乃天地本然至善道理。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總結上文之意。所可象者。形下之器也。所不可象者。形上之道也。凡物之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如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就天地而言。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此人心而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止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按有無皆是道。寂感皆是性。無所謂客也。言體用可爾。下客字太險。似於理有礙矣。盡性則內外精麤。一以貫之。這道理張子本自分曉。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從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中來。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理謂所以宰乎變化之權者也。順謂有序。如晝夜寒暑。以漸相推是也。不妄謂實理具在。不害不悖是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此理萬古不易。皆順而不妄者也。按此雖指造化而言。然人之爲學。亦當如是也。失序則亂。不誠無物。緊要在順而不妄四字。

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

按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非無也。適還天地於穆之本體而已。聚爲有象。非有也。不失天地變化之常理而已。世目但見萬物倏無倏有。而不知爲氣之聚散使然也。知氣之爲聚爲散。而又未知皆理爲之宰也。

太虛不能無氣。有是理則必有是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有是氣則必有是形。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原始反終。循環不已。此天道之所以不窮也。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皆是萬古自然道理。不得不如此。非有待於強爲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盡道一偏。存神其至超乎形氣之外。而運用無不測也。兼體無間。不累有無聚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爲見是知無而有也。知無而不知有也。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是知聚而不知散也。老氏長生久視爲術。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按正蒙立言之過多在乎此。聖人但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已是盡頭話了。張子展衍出格。而曰知死之不亡。其與釋氏輪迴之說相去有幾。然細推張子之意。與輪迴絕不相同。是不可以無辨。張子主氣化而言。謂形雖散而還歸天地。本然之理。萬古常存。萬物大公之道也。故曰。可與言性。釋氏主禍福果報而言。謂死而精靈不散。易形以生。一人自私之見也。究爲詖淫異說。一念稍差。便有邪正天淵之隔。學者可不知也。

知虛空卽氣。天地之氣。塞滿虛空。無少曠缺。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道理本自渾全。顧聚散出入。此形而下之事。形不形能推

本所從來。此形而上之事。則深於易者也。易以道陰陽。聖人化裁推行不外二氣而已矣。若謂虛能生氣。既已通一無二。則虛便是氣了。如何又用得生字。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聖人止就一形中而說上下則可。設若說有形是器。無形是道。則是二物矣。所以老氏無能生有之說。非能知道也。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孟子云。形色天性也。無是形亦無是性矣。舍形而言性。便是釋氏虛空妄見。何足以言道。昔禪門長慶。有萬象之中獨露身之句。為其徒法眼所深詆。況吾儒而可不明是理也乎。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嘗不明。是理也。乃天之大用也。不知本天道為然。有載字道理在。載事也。四時行。百物生。是其事也。高語性體。是掠虛之見而已。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厭絕倫物。但求一身作佛。是其所見之小。以為說。其所見甚矣。明有不盡。不能即物以窮理也。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以實為虛也。幽明反援天地虛空以為說。其誣性甚矣。明有不盡。不能即物以窮理也。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以實為虛也。幽明不能舉其要。察以為知也。遂躐等妄意而然。自謂明心見性也。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此引易語以證神化性命通一無二之說。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說混沌未闢時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說天地初分時事。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此說人物已生時事。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天下無分後之天地。凡人物之物。未分前之天地。已是氣。則必有是理。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間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止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精底都從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

此蠢底等言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語都是經煅鍊底須熟念細看方出

按天地生物只靠在陰陽上陰陽止是氣亦未有形迹可見及至人物已成而後形質具焉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凡有是形便有是氣是理無物不然何論精麤天地譬如大鑪鞴陰陽之動靜如用風火鼓鑄融成物料若一時升降飛揚之氣熄則天地亦自傾壞了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按氣聚則陰陽落在五行中去故有形質可見非氣一聚而遂有形也凡言氣上藏便帶理下藏便帶五行先儒舉要而言議者要分曉既已有形便有盛衰消長之機在焉氣聚二句在形不形上較顯論方其聚也四句在運化循環之有無則截然彼此竟分二見矣藏用其理具在謂之幽明則截然彼此竟分二見矣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矣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法象而言離明也指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朱子曰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按聖人仰以觀於天俯以觀於地觀者觀其自然之運察者察其一定之理此中有許多精義非是一俯仰便足了事也但非天文地理無由得施觀察耳聖人不用師心之智如此方其形也氣聚可見然其所以運動機緘者非氣也理也所謂幽之因也方其不形也太極本無極雖未有動靜之氣而動靜之理已悉具乎其中所謂明之故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二物也氣凝而爲冰冰釋則仍爲水無之於虛亦猶是耳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按參伍之神謂陰陽五行錯綜變化之妙機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惟在於陰陽變化之間爲可見而可言耳是故易止道陰陽而不言性與天道陰陽變易之理明則性道已在其中可以不言而驗矣此聖人之善於立言也可知吾儒即物窮理之學萬世無弊窮高極遠其不可以爲道也必矣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塞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止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止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都是箇自然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合管此一句一心全具得天地之理之氣所以爲萬物之靈正在結聚而人之未始不爲天天之未始不爲人也亦從可識矣

按一串相承歸結於此而人去亦可見得吾人心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敛是鬼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止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屈是鬼否曰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嘘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是神落是鬼人自少之

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此語極精上下千古未嘗有人道得蓋曰鬼神不專屬氣比二氣又精故曰二氣之良能中庸云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此由理上見之又曰體物而不可遺此便落在氣分上見之由此觀之鬼神上半屬理下半屬氣故執以爲有不得以爲無亦不得是介在有無之間而爲理氣接縫之際也自非窮理之至未易能信得及乃千古疑城也朱子謂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不如橫渠說得好蓋伊川只說得鬼神後半截事止在天地功用上見之橫渠則直究其性情合理與氣而爲言也朱子中庸章句兼取二說以性情功效明鬼神之德上則曰聖者精密學者不可不察也以造化之迹不見其義至爲精密學者不可謂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也神者太虛妙神應之人之盡性合天者動而變無爲而成也鬼至誠得天之聖神皆形而上者之所爲也天地法象品目雖大皆形而下之器也故曰神化之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按此段言鬼神之功效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之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按兩謂陰陽氣也一謂太極理也太極本無極無方所名狀之可言也必因陰陽而後可見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然氣不能以自運必有理爲以爲之宰設無太極則陰陽之爲用亦息矣故凡言虛實動靜聚散清濁雖皆指陰陽而言莫不原本於太極而已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按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二氣交感生生不已而後易道以成苟無二氣則理無所憑依故聖人作易必以剛柔立本舍乾坤則無以爲錯綜變化而易不可見矣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紛擾者參錯不齊之意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如磨相似其四邊止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止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細所以人物有偏有正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合而成質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按此段是倒裝文法。陰陽循環不已了。而後有游氣紛擾。散出而生人物。要看這道理明白。無如太極圖所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等語。尤見說得詳細。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未發之中也。天地至靜之理。動靜交感。亦如此。感而生。動而生陰陽。則聚而有象。此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說也。有象斯有對。如水火木金。皆有對待之義。對必反其所爲。如水潤火燥。木柔金堅之類。有反斯有仇。如五行相克之類。仇必和而解。如消長盛衰之類。故愛惡之情。生成愛之情也。衰殺惡之情也。同出於太虛。有自然底道理。天以陰陽循環不已。生成萬物。人心愛惡迭用不已。推行萬事。皆無時刻之間斷。天理大公之性也。徇情以滅性。愛惡合乎天理。則爲人欲之私矣。此三句插在人身上說。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皆感而生者也。是孰使之然哉。蓋有神化不測之道存焉。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此陰陽所以不測也。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作千千萬萬陰陽。止是一箇陰陽。揉碎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此就無主宰者之心言之也。非論心之本體也。而百慮。何不一之有。一致而殊塗。須知緼縕中。便有許多不測道理在。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此所謂神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惟專一故能交勝。恭已無爲而天下治。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便是志。壹之動氣。

參兩篇第二此篇論天地陰陽五行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按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朱子就方圓取義。以明數之所由起。其義甚長。張子以剛柔男女。太極兩儀說參兩。別是一義。要之參兩之說。當以本義爲正解。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在推行二小註。係張子自註。

按氣雖有陰陽之分。其實止是一氣。但動時是陽。靜時是陰。長時是陽。消時是陰。非有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一謂太極。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太極無方所。可頓放。陽動時便在陽。陰靜時便在陰。不可測度。所以謂之神也。兩故化。兩謂陰陽。自註云。推行於一。陰陽變化萬端。要亦推行太極之理耳。蓋非一則兩不能以自行。非兩則一亦無由見。此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故微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恆星經星也。二十八宿爲經。附天體而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七政爲緯。逆天而行。七政逆天右行。此本歷家之說也。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此破歷家右行之說也。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健。一日一夜。又進過一度。以七政之速遲較之。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度。歲星比鎮星又遲。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又遲。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恰好周天。而不及天一度。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三度有奇。此遲速不齊之大較也。太陽日也。太陰月也。歲星木星也。熒惑火星也。太白金星也。辰星水星也。鎮星土星也。是謂七政。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月論左旋順行爲最遲。論右旋逆行則最速矣。此云右行最速。蓋從歷家之法也。下六者做此。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此指其形體而言。凡氣皆屬陽。凡質皆屬陰。日有形體。故曰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非若天之純氣而無形也。如恆星不動。亦如恆星之以質而繫乎天也。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或前而進。或後而退。遲速不齊。不離乎日。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七政惟金水二星。遲速無常度。蓋由二氣所感而然也。鎮星地類。鎮星土星也。故曰地

類。然根本五行。（土為五行之本。故四星皆失。鎮乃為之動。）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地至靜無動。鎮但行遲而已。故曰。不純繫乎地。）火者。亦陰質而陽萃焉。（火氣陽而質陰。故其性炎熱而明於夜。）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一歲之盛衰。（春生、夏長、秋落、冬藏。以一歲為盛衰者也。）故歲歷一辰。（歲星為木星。十一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趲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為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止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歷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止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徐德夫曰。此言恆星純繫乎天。故不自動。而隨天以動。日月五星不純繫乎天。亦不純繫乎地。故自為運動。而行有緩急之異。則以性有陰陽之殊也。恆星不動。非真不動。不自動也。七政性殊。故行有緩速不齊。月右行速者。左行緩也。日右行緩者。左行速也。亦不如恆星之純繫乎天而不自動。物感字指陰陽而言。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經星卻是陽氣之餘凝者。卽此意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麤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徐德夫曰圜轉之物如輪禮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禮之膚也自由也轂動則輪動是輪由內動起非由外動得來也天圜而動太虛類毫無形迹何以驗其遷動學者精求之當知太虛不能無氣地在氣中是乃乘機左旋者今不謂地氣乘機而直謂天左旋乃至矗之論也日月出沒恆星昏曉皆乘氣機運者也凡恆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而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二十八宿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即爲光射不可見故論恆星不動純繫乎天其所以隨天運轉爲晝夜非動也謂在遷動之宿不純繫乎天而自運轉者獨七曜耳恆星不動純繫乎天合日月言之在天而運運猶太虛亦因天隱見耳包地者天包地在氣內豈無體之太虛遷動星於外萍者隨天運轉爲晝夜非動也直以天包地皆外地在氣於中乘機左旋於中故論恆星即天合日月言之在天而運運猶包乎地者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

閒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水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

黃瑞節曰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節升降日有修短及證以海水升降段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夏游在南故日在其北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

承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閒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游相爲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繞三十一度而巳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潮汐消長則惟余囊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沈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此即太極圖陽根於陰陰根於陽之說也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歷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掩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會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樸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

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月之虧盈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而往參其閒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月所位者陽故日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精謂闇也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尊而月卑故經天之度月行有八道獨不敢行黃道尊日故也至望而相對恰當日精闇虛之中閒則月爲之食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以形相物謂以形相爲匹耦也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凡物之有光輝者皆受火日之施而能然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陽之根藏在陰陰之根藏在陽此其所以能成變化之道也孤陽不生孤陰不成則不得其所安矣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安於互藏故能久道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按陰陽之精五句以對待而言自陰陽之氣以下則又指其流行者言之對待以形言流行以氣言造化發育萬物只兼陰陽此性命之理所由出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高雲從曰易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忒故能久照此皆得自然之理而然若蒼蒼者特天之形耳非日月所得者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又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得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黃瑞節曰歷家以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閒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

集釋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異術非正術也張子論天之日月星辰交食作閏之法蓋有先儒所不及者而黃瑞節之閏法又歷家千古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十一九百八十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爲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計得日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合三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計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學者不可不知補註周天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月行十四日凡時有奇則與日對二十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日半有奇爲閏與日對時則月爲之食與日會時則日爲之食此交食法卽與閏同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徐德夫曰遂直遂物生也閉收藏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墮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繞旋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有黑色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

天象者。天象日月星辰也。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按天陽積氣而無形。日月星辰雖本乎天。然聚而不散。若有象之可見矣。故曰陽中之陰。地陰積形所成。風交於物。霆起於地。雖本於陰。然實有聲而無形。故曰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按雷霆之發動雖速。然藏於坤。反於復。而出於震。則其所從來也。固有漸矣。非深於知易者。孰能知之。

火日外光。外光外景也。能直而施。金水內光。內光內景也。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隨金木之材。而各得其用也。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高雲從曰。天以陽神爲用。故直而施。所應無窮。地以陰形爲質。故闢而受。隨材各得。是火日神之屬。有天之道。金水形之屬。有地之道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生理本直。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金木以形爲主。水火以氣爲主。故其性流動。而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以上分論五行。以下合論五行。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擊得火出。於土之燥。性堅。與燥爲類。得水之精。金生於水。於土之濡。融則爲液。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萬物皆出乎土。而反乎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化者。自有而無也。水火之所以升降。水炎上潤下。土雖不得而制。然所以升降。則皆不離乎土也。物兼體而不遺者也。萬物皆以土爲體。而無一物無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

問陰陽五行如何。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

按正蒙論五行有相兼之道。又謂土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物兼體而不遺。止看河圖。其理自見。河圖四象。而土居中爲數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一之水無由成也。地

二生火。天七成之。七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三之木無由成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九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二之火無由成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中便含有五數之體在。無五則四之金無由成也。由此而不遺者也。土備五行。四象既皆有土。則四象之各兼有五行也。可知矣。此理至微。惟正蒙經世發其奧。他未有及之者。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按天一生水。水本陽生。而居北方陰盛之地。則凝結而成冰。陽微不能勝陰也。地二生火。火本陰生。而居南方陽盛之地。外明而內暗。陰氣伏藏而未盡也。蓋火性上炎。爲人身蒸熱之氣。有影而無形。能散施於外。不如金水之能受物也。觀其光芒四出。則陽氣之多可知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按此以坎離二卦象觀之。其義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居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是陽陷陰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麗於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以水陰盛居右。火陽盛居左。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天道篇第三

此篇論天道聖人。同一自然之理。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示人以可見之迹。聖人之動。以容貌動作而言。無非至德。皆德之見乎外者也。夫何言哉。無待於言也。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音往。義同。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上天之載。載事也。有感必通。即時行物生之事也。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按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爲而爲。順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如躬行以率之。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便是神道設教處。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誠言其體。

神言其用。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上天字以形言。下天字以理言。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按道不離器。而但不倚於氣耳。此卻兩開說了。未免抑揚太過。不若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截得界限分明。而理復渾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不可知。猶言不得而同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能及也。天道無心。而發育萬物。聖人有心。以輔相裁成。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就配天上說。不動而變。神而化也。就配地上說。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就實理上說。不貳所以爲誠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按一誠能貫萬理。故歸重在誠明上。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按此復引易以明之。見至誠無息。易與中庸無異旨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民心即天心。理一而已矣。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此其所以過於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按此與下段。借易推言存誠。以明天道。原非易之本旨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此詩本爲文王而言也。存視聽民威。主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得穆穆緝熙之意。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於民心之謂也。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按谷神之說出老子。亦虛而能應者也。豈能若天之周物。聖人爲能同天。是以神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此句是倒提文法。當斷說。得意斯得名。名。名言也。得名斯得象。可以意求者。便可言說。可以言說者。便有形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按形而上者。謂理也。理無方所名狀之可言。如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然道實不離器。故聖人止說形而上者。就一形之中。而言其無聲臭之理耳。非謂不得名。不得象。而可徒求之冥漠之中。以爲道也。然欲執形下之器。而謂名象足以盡道。則又非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按道以自然爲體。故凡事必至於自然。而後可謂之道。未至自然。是猶與道二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正所貴於自然耳。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按既曰名言亡矣。而又曰。可一言而盡。然則非終不可言也。但言非所言耳。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其幾以一言盡道乎。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按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正觀。不外乎理之至正者也。理苟至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縱欲眩之遷之。而不可得也。天地日月且然。而況於人乎。

神化篇第四

此篇專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按不知其然而然。是神。四時行。百物生。是化。氣。卽陰陽之氣。載德與道而行者也。故曰。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朱子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按無方無體。專就形而上者說。雖無方無體。然其大也無所而不包。其一也無所而不貫。中庸所謂費而隱是也。

虛明靜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閒也。

按此段。乃申明上文神化之事。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按此贊易之詞也。辭卽易爻之辭也。繫辭云。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正蒙蓋括其意而言之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按往來屈伸氣之良能是卽所謂神也地示人鬼特其異名耳言此以起下文也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朱子曰神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按形而上者本自它言聖人作爲易辭以鼓舞之使人因辭以得象既有得於象則神亦不外是矣故用急辭以形容不測之神用緩辭以形容難知之化或緩或急是皆所謂鼓舞之也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如寒暑晝夜之類皆是以漸相推合一不測爲神卽所以主宰乎陰陽者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集義以漸而成化之事也用利則動而不括神之事也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窮神者明睿所照故非推測而知者所能及知化則義不足云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卽時中之時日運夫化日順夫時則不測則無待於事事求宜矣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時卽自在化中矣故以下但言化而不及神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引中庸見必須有實理而後能化化之體所以立也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是卽合一不測之謂神矣所謂氣也者非待引孟子見必待充實光輝而後能化化之用所以行也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蒸鬱凝聚氣之蠢動迹也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氣之朕兆也皆可名之象爾不待成形而後謂之象也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顯以知微也時若非象指何爲時虛必以實也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掠虛爲見而無誠實之理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哉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也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暑何以別

其爲冬夏。按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大要在精義利用上盡力至於德盛則不期然而然耳非必有神可窮有化可知也橫渠此段所論亦甚細中間有就天言者有就人言者錯綜不一然其理則未始不相通也。

變則化。由蠕入精也。化者變之成故曰由蠕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變者化之漸故曰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此道德經之詞也正蒙特借用之蘇虛由註云谷至虛而猶有形者也故能微顯而不揜。此即兩在不測之說。按陽曰變陰曰化變者自有而無化者自有而無皆陰迭運之所爲也然有其理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意蓋本此。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按人心之有動靜便是鬼神不死之明驗也所以然者天命有善無惡故其善端之發見時時有之此誠不可揜之一端也但人所以操存之則氣質用事日以錮蔽而本心之德亡矣君子能於一毫頭識得根源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必慎其獨也居敬存誠直塞之幾夜氣平旦眞元之幾防可或懈乎。

神化者。天之良能。良能謂自然之理也非人能而爲之也。非可有心故大而位乎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按孟子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此人能之所可及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謂之聖謂之神矣。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熟了便會化。易謂窮神知化。窮字知字是到頭話不是工夫字面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所能強也。按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人塗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帝與人得假借爲絕學之說以荒之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從容中道便是不勉而大處。不已而天。已便與於穆同體。則不測而神矣。神亦不出大化之外。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合至理則合天德矣。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猶曰。凡爲聖人之學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此特按下來說。欲人知所勉爾。大幾聖矣。爲未化者言也。化則位乎天德矣。以聖者言也。大則不驕。大無窮量。故氣不盈。化則不吝。化則無迹。何歉之有。無我而後大。我私心也。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便不相似。大成性而後聖。成性謂得其自然。而無所勉強也。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此三句。乃窮神知化之本也。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按性天不待學修。見幾三句。乃學修之力也。盡古今是於穆之體。盡古今是學修之用。事物交格。博約交格。誰知倫物禮樂。卽於穆不已乎。故曰。人人一學修。不及之天。卽以學修天之。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按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本向內做工夫。而推其用。皆由此出。故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是外邊事。事都恰好。則吾德日進於高明。故曰。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在內者精。則在外者自利。在外既利。則在內者愈純。此內外交養之道。聖學之所不能外也。君子之學。知此而已。正知乃能徧知。乃能安其不知。乃能安願。萬世之知與不知。通神明。類萬物。功用又何可量也哉。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誠敬以存之。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順乎萬物自然之理。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按此乃崇德之實功也。心存虛明而無我。身體至德而有常。順其變化而行所無事。達乎時中。以合權宜。則內外交養之密。仁至義盡。而德將日崇矣。知其隱微而存養之益深。知其彰著而省察之益至。謹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能繼乎善之道。而成此神化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處。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顏子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所謂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者是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按易者。交易變易。所以盡神之道也。人能知易。見其參伍錯綜。爲道不窮。則庶幾乎可以知神之所爲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按此爲窮理之事。經正者。理之至善者也。能知至善於幾先。則通變之事行矣。順性命。則所先皆吉。正是經正以貫處。情發未發。事至未至。天地分未分。本無動靜。而卽在一動一靜之間。乃神之所由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按窮理而未達乎性天。則萬事皆才智所就。安得有盡善之道。聖人之饗帝饗親。制禮作樂。皆由大本上流出。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由於素養之至。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按幾先止有一吉。幾後便有善惡兩條路。一入於惡。爲物所化。不至盡滅天理不止也。一入於善。則物不得以閒之。而性天性命天命矣。前段原其始。此段要其極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此禪修一流人。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此俗學一流人。化物之化。不做好說。即化字。大德敦化。大德天德之德。體之所以立也。敦化育之化。用之所以行也。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成己仁也。成物智也。體用兼備。貫而爲一。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按聖人之存神過化。非有他也。但能全其固有之性。而不失焉。則體以立矣。順物之理。而無容私焉。則用已行矣。若夫偏立意見。縱法敗度。則小人之反中庸無忌憚者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按此仁智合一之所以爲妙也。因物付物。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仁之至。而正己之道盡矣。盡己性則能盡物性。則義之盡。而應物之感無迹矣。此存神過化。所以互相爲用。不偏不倚。而能範圍天地也。豈異學所得同日語哉。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旁行不流。過化之妙。圓神不倚。存神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百姓日用。亦在天道過化存神之中。但溺於流俗。無由得知其所以然之理耳。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此其所以旁行而不流也。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此其所以圓神而不倚也。義入神。動一靜也。至動之中。而有至靜之理。行乎至動之中。仁敦化則無體。謂無一定之體。義入神則無方之可拘。非方所至靜之理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三

正蒙二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如春夏發榮秋冬凋瘁之類物之勿生。氣已至而滋息。息謂生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列子有云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意亦如此然物之有形者久亦朽壞無不散也但有久暫之別耳

按此段乃申明上四句之意張子蓋以精神爲魂體骸爲魄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當善會之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字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按此以海喻理水喻氣冰漚皆氣之所爲而其理則亙萬古而不變者也故曰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用與字未免太疏有判然不相涉之意改有字便活爲冰爲漚海雖不得而有然無是理則氣亦不能以自聚而自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息者根於天。如動物之類有息有呼吸氣息也不息者根於地。此植物之類根於天者。不滯於用。得乾健之道故或飛或走根於地者。滯於方。得坤順之道故止而不遷此動植之分也有陰陽之分均是氣也而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按天地無心而成化。雖一物之微。莫不有序有秩如此。於此便可見得天理有自然之節文處。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不卽其生物有序有秩處驗之。何由得知其所以然。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體卽體物而不可遺之體。按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物猶事也。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按物無孤立之理。謂物之有鬼神也。卽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意。物之有同異屈伸。事之有同異有無。皆鬼神爲之始終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按獨見獨聞。謂不從天理中出。以意見自私也。共見共聞。天理之公。人心之所同然也。此卽所謂同異相感也。陰陽之正。物與無妄之道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按此卽所謂有無相感之一證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按此節。卽人之一身。而見其屈伸相感之理如此。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筐篋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按此亦有無相感之明驗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高雲從曰。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也。臭則有羶臭香腥臊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氣則有溫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同異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當致察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有此實理。則有終有始。徹底都是實理。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按自天命之謂性以來。便以全副實理鑄成是物了。若雜以一分僞。便欠缺了一分。二分僞。便欠缺了二分。亦不待到十分僞。然後說他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人事所當然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天道之自然也。按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煞有工夫。在誠明分上。止是性無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此西銘之所由作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按此止專說理一處。

天能爲性。天能。卽良能也。人謀爲能。人謀。學知利行是也。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按孩提之知愛知敬。此天能之自然也。自然者。非性也。乃其機也。欲習自然以合於性。不幾告子之食色乎。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天能之渾然也。渾然者。非性也。乃其體也。欲學渾然以合於性。則歸老氏之虛無矣。貪天功以爲己力。志士之所不爲。況迷惡爲性乎。況混善惡以誣性乎。況以無善無惡爲性。而無所忌憚乎。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宰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蓋其主宰在乎機。先不必言自然也。而自然在是矣。運用在乎物表。不徒事渾然也。而渾然自致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便是生無所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便是死無所喪。張子之意本謂眞看得這箇性。是天地大功之物。於一已了無所與焉。便能超乎生死之外。而無所得喪矣。但。這話頭太高。聖人卻不如此說。不曰。一日克已復禮。天歸仁焉。而大道爲公之意。自在言下。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按理雖無形。然凡有氣之物。皆不能舍理以爲之體也。故曰未嘗無之謂體。此句專主理而言也。若謂之性。則此理已落在氣中。由人體察而力行之。上體字乃體用之體。下體字乃體察之體。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按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所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爲聚以成人之形性之郛殼也命卽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關性分事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底物故爲性爲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殊卽是形而下者本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遇則出乎性之外矣雖有吉凶不足以戕害吾性之所固有但人不知學則理反爲所蔽者有之要之皆由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行則理反爲所戕者有之要天所命以爲載性之具但出於陰陽所爲不無清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然雖有昏明之殊天理之所在不可不行乎氣之內當順受爲正以此知天人未始有相離性命未始相通而徇欲自私行險徼幸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由來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按知性知天已上溯大原參贊化育在其掌握陰陽者天地之所以闔闢變化者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造命知命不疑不惑其古之所謂樂天不憂者也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按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水與冰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既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曷嘗而有異哉言此所以申明夫氣不足以蔽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按有我者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也有生以後惟克己關難過得此關便可升降在帝左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按人有是心虛靈不昧無有不達之理但趨向不同耳反天理則愈進而愈高徇人欲則愈趨而愈下聰明聖知達天德也機械變詐達世情也縱使百伶百俐奉奉飲得而天理不明卒歸於小人之域而已矣

性其總合兩也。有太極即有陰陽有性即有仁義是所謂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有則謂有一定之理。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總之要至善也。易曰繼之者善是也。不極乎至善之地。則無以見所受之分量也。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理乃一定之則不可變易。盡性窮理到盡頭處。則所受之則在我矣。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雖不已於命而無心以成化。若聖人則必盡乎所感之理。而不得同乎天地無憂者以裁成輔相之責。有在乎我也。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然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自不能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止是理。安能感。恐此語止可名子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此性字是言氣質之性。知德者屬厭而已。君子不謂性也。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按性止是理。理無爲而心能盡之。盡性則盡道矣。天雖命我以性。必待修道之教。而後有復性之功。此性之所以不知檢其心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按一盡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自天言之謂之命。命者天理至善之極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而必要之於止至善。至善便是至命。非成己成物之外。而別有至命道理也。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限於氣也。且人與物等。失其知覺之靈也。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論天地之性則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虛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則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本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則金之性有善則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言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蠔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存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學大益自在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按自有善反兩字正以後本善易本言苟有不雜甘存自而暴棄質之人操權甚重又倍況之物欲之乘干端萬緒習俗之移日久日深其要反之良方也然先於窮理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按此所說繼善成性。非易本義。特借易文來說己意耳。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朱子曰。張子說性與氣皆從上而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止是承當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此言理足以勝氣之事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恐未免語病。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氣質亦由天命中來。而但有清濁之分耳。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領惡而全好。出禮記。仲尼燕居。領去其惡也。朱子曰。止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按陽明陰濁。止將孟子夜氣一章體會自見。

不誠不莊。誠以內言。莊以外言。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同邪也。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天所命者。或吉或凶。莫非正理。君子但當順以受之而已。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滅理窮欲。則凶其所自取。不可謂之天命矣。

大心篇第七 此篇專論心性至極之道。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未能到自慊處。便是有外之心。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止知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便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止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心如何是有外之心。曰。止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止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止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按橫渠所說性命道理。都從源頭最上一層說。理固是如此。學者亦不可不知。但入德須有次第。方有實地可據。若一向便從聖人盡性至命地頭做起。未有不莽蕩招殃者。如象山新建之學。誤人不少。不可不戒。聖人與仁智百姓公平受用。而泯於無所避之辨。名當物則。上下皆通矣。伊川謂橫渠之言多有過者。乃在正蒙。此類是已。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按由象識心。格物窮理也。徇象喪心。玩物喪志也。朱子辨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所由異處。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識心喪心之切論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所以合內外者。則在乎心。不徒恃耳目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能即物以窮理。便是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矣。理是形而上者。故曰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測。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即是知性知天。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滯於見聞則爲累。通於見聞則爲啓。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以性成身。則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而自謂因身發智。止靠耳目以爲用。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耳目之知。未可謂知。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術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說方貼實。橫渠本意。恐未必如此。他將體身體道。分作兩樣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既說體物體身。道之本也。則體身分明。又何須再說以身體道。身乃道之軀殼。道了。無挂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止言克去己私。無此身亦無道。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止言克去己私。耳目何嘗直將己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卻身止是理。別是一說。蓋謂道理徧滿世間。

按以身體道。必是主於義理。止知有義理。卻將身止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是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止知有義理。卻將身止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止知有禮。不知有己耳。止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卻身止是箇義理。縣空。縣空。都是義理。自身以外。縣空。都是義理。與張子之說。不相干涉否。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按天道無私。以天體身。則無物我之間。其能盡物之性也必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按成心未爲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此意字亦作私意說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事理渾然無所執著而汎應曲當可與權者也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心存謂用意以求存也存於心存於正對不可知來說

按此承上無成心而言苟有一毫之成心存於中則不足以語神化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區區一物之中謂萬事惟知有己不顧義理之是非

釋氏不知天命不知天命不知實理之所由來也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緣循也循一身之小不知天地之大循一物之末而昧大本之理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言無所知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此篇以中正爲道之準則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按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與天下爭。達士遣放自怡耳。才士標新博趣耳。是皆無地以崇德也。聖人好學不厭。由中道行。中備四時。隨其環應。此其所以光大中正也。

太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按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理欲互乘。雖說存誠。說力行。皆屬淺近之辭。惟必先知大中爲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按大也者。謂包羅廣闊之規模。中也者。謂無過不及之實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舜之執兩用中是也。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易之環中肆應是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按此言心不可無所存主。聖人絕四之外。必有所事於心者。但聖人微妙。不可測知耳。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謂上下精麤本末大小。無所不盡也。按子絕四。是記者形容聖人心體至虛而無累之意。非聖人以是而教人也。橫渠特借來說自己意耳。

不得已而後爲。爲所當爲也。至於不得爲而止。止所當止也。斯智矣夫。見理眞確故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集註云。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用語輕精確。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便於天理有乖戾。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流行而無所望礙之謂。天理鑿字下得未妥。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按止非以一止爲得也。必至是而不遷。方可言得止也。養者。久而不遷之意也。大者。誠實而有光輝。非得止外。而又有所謂大也。

無所感而起妄也。妄非必妄所感。但不由性中出耳。感而通誠也。由實理中出自無望礙。計度而知昏也。見理不明。不思而得素也。理既素明。何待思索。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求豫之方也。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立教之本也。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按四者學之有其序也。張子作兩事分說未當。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人能策厲箇志字。然後可以有爲。強禮然後可與立。強者。堅守不移之謂。不惑然後可與權。見理眞確。然後應變無方。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表記之文也。天下一人言難得也。惟責己一身當然爾。不可以驚望之人人也。故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與民。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此忠恕之道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埽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卽原本作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鐘雖未扣而有聲之理自在。聖人雖未問而至知之理甚徹。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牟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而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幷答仁智。以擧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必求至當以爲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按合乎道則德爲至當之德。循乎理則福爲百順之福。德體而福用也。君子有至當之德。則無往而非百順之福。樂得其道者行道有得。則體立而用自致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循天下之理。道之至易者也。得天下之理。德之至簡者也。靜而常虛。動而常直。則自然之善。可以配乾之易矣。以事處事。因物付物。則時措之善。可以配坤之簡矣。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徐德夫曰藏諸身而可以致用器也。大德敦化。是不踰閑。而成器於已也。出入不器。卽川流之義。與子夏意別。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歟。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高雲從曰。愾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按理本大同。無待強求。必物之同。是先挾私意而自異矣。何以得天下之同。事有眞是。不求合俗。必物之是。是原無定見。而實非矣。何以得至當之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按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性之德也。本是至善底物事。一有偏勝焉。則過於此。而反傷乎彼。此其所貴乎中正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按立不易方義也。然非安於仁者。不能得其常。仁體而義用也。是從根源上討出。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按此從天人分上分別得來仁聖者達天之學也天無窮盡故所能亦無窮盡所以自謂不能非謙詞也若人能則有限矣不過與人爭能以能病人狹小一己之私豈若與天地合德而本無能之可名哉然亦須知盡人則所以盡天盡心則所以盡天人此實聖人之所以不厭不倦者也張子高遠天之學故言其趣向不同有若此示人知所極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以天地爲量故容物而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以天地爲心故愛物之善而不徇物之惡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曲成害其直便見其容物之心不容則偏枯而規模狹隘必兼是二者然後能成其爲大人

按自古當大任者無容物之量則衆不附而事不成矣無愛物之心則施爲慘刻而患易生矣容而不愛則濫及而賢否混用愛而不容則偏枯而規模狹隘必兼是二者然後能成其爲大人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按此爲學者言之也人能策厲箇志則萬事都做得成無志便放倒了孔子言志學志道皆在入德之先孟子言尚志而必本之以仁義程子云無好學之志雖聖人與居亦無如之何謝上蔡云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材若無根本培養箇甚聖賢教人皆如此切切乎言之然志貴大貴久尤爲至論志於小者非志也勉於近者非志也必至富有然後可見其大業必能日新然後可見其久所論志必先問其所學何學所道何道而非徒浮慕事功慮尚意氣而可謂之志也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按君子大居正清和之流弊必至於異物徇物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達道也遠矣

按學不至於久大。不足以見大道之全。道不法諸天地。亦無以見久大之實。故曰。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順乎自然之道。則屈伸之變可明矣。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朱子云。敬則萬事俱在。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高雲從曰。熊氏曰。明明禮也。人必以禮倡率。道必以禮弘。教必以禮成就。

禮直斯淸。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專論聖人之行事。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按程子云。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萌其不善之心。此君德所以得厚其終也。又曰。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以位。四人必有怨憤不平之心。而遂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罪而誅之。此臣道所以虔其始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按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高雲從曰。所過者化。謂事過不留也。所覺者先。而不逆億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閒也。立賢無方也如是。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處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廣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嘗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棄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專論教學之道。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諭。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此可見藝字在聖人分上。本領極大。諸儒所說。皆見不及此。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衞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翊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徑徑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

按有子所說止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處常之道也。若如張子所說乃示人知輕識重之意。處變之道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斷。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止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

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又曰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爾。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止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益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益而反以反爲文減是退讓撙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益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高雲從曰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言謂揲蓍求卦之言卜之應人如響之應聲蓋以心聲相感通也蔽固之私心不敢形於言者也豈能默然達於性與天道哉。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